

鄭彥棻在里昂

● 陳 三 井 (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)

中法大學傑出校友

忝為留法後輩，個人復因研究勤工儉學與里昂中法大學的關係，得有機會數度向總統府資政鄭彥棻先生請益；他老人家不僅古道熱腸，樂於助人，而且著作等身，一直到現在仍然奮筆寫作不輟，凡有新作，必定見贈。隆情高誼，令人銘感！

彥棻先生是里昂中法大學畢業生當中，在政壇表現最為傑出的一位校友。他在里昂以及巴黎大學統計研究所的求學過程，雖已有專書「往事憶述」與專文「回憶就讀中法大學，永懷吳校長稚老」加以敘述，惟根據筆者所獲得的若干第一手材料，仍有可稱述而足為補充者，爰成此文，藉以祝賀彥棻先生的九十壽。

里昂中法大學創立於一九二一年，歷經內憂外患，勉強維持近三十年，第二次大戰期間，校舍一度為德軍佔領，改為軍用醫院，勝利後始收回。至一九四七年，里大因經費難以為繼，各項活動始告停頓，校務也跟著結束。

里昂中法大學前後共有四七三名學生註冊，各生按入學先後編號，每人有一卷宗，留下各項生活與學習活動的記錄。這些資料最初由里昂第

三大學中文系保管，現已移交里昂市立圖書館。民國七十三年冬，里昂第三大學中文系主任湯馬

教授 (Prof. Léon Thomas) 暨夫人應教育部之邀請來台訪問時，曾受筆者之託，將彥棻先生個人全部檔案，拷貝一份轉贈彥公留念。

彥棻先生由國立廣東大學選派赴法，入學里昂中法大學的時間是民國十五年四月二日，當時建檔的號碼是一八二。這份身家資料 (Bulletin d'Identité) 所載項目大致有姓名，出生日期與地點，父母姓名，婚姻狀況，畢業學校，保證人，健康情形，學習志向等。根據這份資料，較值得注意的有三項：(一) 彥棻先生的外文名字是 Cheng Yin-Fun；(二) 他所填的出生日期是一九〇四年一月一日；(三) 當初他的學習志向是政治經濟 (Economic Politique)。

花園中學兩項紀錄

里昂中法大學，一稱中法學院 (Institut

Franco-Chinois)，所謂大學，不過是一塊招牌，實際距離大學的標準尚遠，它的性質跡近在國內為勤工儉學生所辦的留法預備班，頂多只是大學的預科而已。因為它既沒有自設的大學專門課程，也沒有自設的大學專任教師，其主要活動

在於組織一些特別演講會與法文補習，以及為理科學生特設的數學、物理複習課等。

職此之故，中法學院在學習方面所能提供的最大服務，就是為學生延聘教師，補習法文，以提升語文的各項運用能力。事實上，在校內按學生的語文程度設班補習法文，用意固佳，但效果肯定不會很大。其原因很容易明白，根據彥公的回憶有二：(一) 中國學生同居共膳，天天見面者多為同胞，大家在一起說中國話，吃中國飯，過中國式的生活，缺乏生活與教育條件合而為一的語文訓練環境；(二) 同時和法國家庭與當地社會的接觸機會相對減少，無法深入瞭解法國人的生活和風俗，也有礙於語言的學習和進步。

因此，有遠見的學生寧願到別處或甚至遠走外埠，置身中學，在法國學生羣中學習語文。如鄭先生入學不久，便申請奉准到當地的花園中學 (Lycee du Parc-Lyon) 念法文。彥公在進入該中學後一星期，即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日，寫信給里昂中法大學協會秘書古恆 (Maurice Co-triant)，向他報告學習的情況。信一開頭便表明了進該校的两个動機：一面學習法文，一面對法國的中等教育作實地觀察。做為一個學生，彥公很有志氣說，人在法國，若不能在講與寫方

面學好法語，那是多麼的可憐不幸！他雖然升上法文班第五級，但功課愈來愈難，有時聽不太懂，不過一定會用功努力。

彥卿先生在花園中學留下兩份成績單，第一份標明的是「一九二六——七學年度的第二季（2e trimestre）」，其中有「三項記錄」：「在法文課方面：①品行（Conduite）欄填「極好」（T. B. = très bien）；②用功（Application）欄填「良好」（B = bien）；③進步（Progrès）欄填「良好」（B = bien）。④在教師評語方面，分別留下三位教師的觀感，第一位寫的是「傑出的學生」（Excellent élève）；第二位是「高貴的氣質」（Esprit distingué）；第三位是「十分用功，繳交作業認真」（très appliqué；a remis de bons devoirs）。⑤校長評語：「校長復根據前述三位教師的評語下一總評道：『在各方面都傑出的學生』（Excellent élève sous tous les rapports）。」

第二份成績單標明的時間是同一學年的第三季（3e trimestre），第一項法文的成績與前二季完全相同，至於第二項教師的評語，其用詞截然不同。第一位教師的評語是：「非常用功的學生，進步顯著」（Elevé très travailleur, progrès marqués）。第二位則是：「勤勉努力的學生，繼續有令人滿意的表現」（Elevé assidu, continue à donner satisfaction）。最後一項校長的總評是：「表現良好的二季，努力用功，進步顯著」（Bon trimestre, travail assidu, progrès notables）。

由上述兩份成績單的簡要記錄可知，彥卿先生住在花園中學就讀期間，無論學習精神，用功態度以及成績的進步，都有令法國教師滿意的表現，不僅為自己的高深學術研究打下堅實的基礎，也為中國學生爭一口氣，樹立勤奮用功的良好形象。

個性開朗才思敏捷

提到里昂中法大學，不能不提協會秘書古恆（Maurice Courant, 1865—1935）其人。古恆出身巴黎東方現代語專，主修中文和日文，與漢學大師沙畹（Edward Chavannes, 1865—1918）同學，但他的際遇和知名度顯然無法與之相比。早年擔任翻譯性質的外交官生涯，自一八八八年起至一八九五年間職務一直在北京、漢城、東京三地間調動，度過漂泊不定的歲月，且有兩度喪子之痛。其後離開外交部，擔任編目性的研究工作，但在巴黎找不到合適的棲身之所，於是南下到里昂大學覓得教職，一邊教書，一邊勤奮著述，終於一九一三年以四十八歲之壯年通過博士學位，從此成為執里大牛耳的漢學教授。

中法大學開辦後，古恆出任協會秘書，襄助會長雷賓（Jean Lépine）校務長達十五年之久。這位對中法合作教育頗著勞績的幕後英雄，向來治事不苟，有著法國人冷峻、嚴苛的一面，不大為第一批中國學生所喜，有的說他頭腦十分多烘，有的批評他行事古板。最重要的是他好攬權，作威作福，所以和校長吳稚暉、秘書褚民誼等人相處並不融洽。但不論如何，他對中國學生在

生活和學習方面的安排與照顧，至少是盡心費力，無微不至的。

從資料上看，他寫給彥卿先生的個人信函至少有一二十封以上。從這些來往信件的字裏行間，我們處處可以看到，一位教育家所具有的無比愛心和寬容精神。在一份古恆主稿，長達兩頁打字稿的「有關鄭彥卿先生的成績考評單」（projet d'une note relative à M. Cheng Yin-fun）中，除對彥卿先生的留學歷程有較詳細的紀錄外，也留下了他個人的觀感印象。內云：「在我與鄭先生的所有接觸中，我肯定，他個性開朗而親切，才思敏捷，對法文有深刻的瞭解，講與寫正確而流利。」

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三日，國立中山大學校長朱家驊行文給里昂中法大學協會會長雷賓，以彥卿先生未遵章按月報告學業，而通知停發其學費及津貼費。古恆對此事極表關切，當即寫信給時在日內瓦國聯工作的彥卿先生，以瞭解真相，囑咐中國秘書劉厚去函向中山大學有所解釋。古恆在前述的「成績考評單」中留下以下有力的證詞：「對於一位在學習上表現優異的傑出學生，我們有義務報告中山大學校長，以引起他的注意。我們認為，獎學金的取消，係出於一種誤會。我們堅持，獎學金的取消，係出於一種誤會。便他在布格列教授（Prof. Bougle）的指導下，完成已經開始的論文。」由此可見，古恆教授對彥卿先生的信任和愛護。總而言之，彥卿先生在里昂的這一段求學歷程，應該是溫馨而充實，足可回味一生的！